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疏義會通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盛嘉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胡浚

詩經疏義會通卷二

元　朱公遷　撰

邶一之三

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衡漳東南跨河以及兖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輯錄通釋

曰武王作酒誥戒康叔而曰明大命於妹邦妹邦即紂都則康叔封衛明在武王時矣邶鄘之地豈始為武庚三叔之封至成王滅武庚誅三監乃復以封他國而其後又幷入於衛也歟

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幷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為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於楚丘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衛縣漕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澶音蟬相滑濮等州開

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輯錄懷州今懷慶府衛州今衛輝府相州今彰德府開封府今仍舊並隸河南大名府今仍舊澶州今開州滑州今滑縣並隸北京濮州今東昌府濮州隸山東但邶鄘地既入衛其詩皆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或謂得之於邶者係之邶得之衛鄘係之衛鄘或謂三國之音不同故仍其舊為三國二說未知是否而舊說以此下十三國皆為變風焉程子曰衛之并邶鄘之地變風以衛為首所以著衛之惡也輯錄竹房張氏曰正風以關雎為首者得夫婦人倫之至正者也變風以邶栢舟為首者莊姜處夫婦人倫之變者也次鄘栢舟者處母子

之變者也蘇氏曰春秋所見百七十餘國變風之作春秋數世矣而截於大師者獨十三國意者列國不皆有詩其有詩者雖猶曹之小邾鄶之亡而有不能已者

汎芳劍反彼栢舟亦汎其流耿耿古幸反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五羔反以遊

比也汎流貌栢木名耿耿小明憂之貌也輯錄輔氏曰蓋人有所憂則其心耿耿然故不能寐也隱痛也微猶非也○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栢舟自比輯錄通釋曰有全章皆偶比者亦有比意之外繼陳其事者如此章之類今以集傳賦而比之體反觀之則此類恐亦可以為比而賦也言以栢為舟堅

緻音稚密也牢實貞固有守亦若是也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汎然於水中而已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為無酒可以遨遊而解之也增釋許氏曰此章言栢舟則宜以載物乃汎汎於水中而無所用以此喻已故耿耿而憂思至於不能寐如有所隱痛之憂非無酒以自樂然此憂非酒之所能遣也列女傳以此為婦人之詩今考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歟栢舟與關雎鵲巢為反對而處變以常不愧於后妃夫人之化所以首變風而繼二南也輯錄鄭氏曰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如預反）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賦也鑒鏡茹度據依愬告也○言我心既匪鑒而不能度物雖有兄弟而又不可依以為重故往告之而反遭其怒也

增釋許氏曰此章言鑑明則可度物我心憂煩不能度事不知何以處此歸而告諸兄弟聊以舒此憤悶而又逢彼之怒是兄弟亦不可據憑而終莫知所以自處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卷勉反）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賦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輔氏曰富謂富盛也富盛則全備而無欠缺閑習則從容而不生疎選簡擇也○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心不可卷威儀無一不善又不可得而簡擇取舍皆自反而無闕之意不可轉其志確也不可卷其節堅也不可選其德備也存諸中者不可移形於外者無不善莊姜之賢具於此章○增釋許氏曰此章於是自反乎昔我心貞固過於石而不可轉我心平直過於席而不可卷威儀動止之間皆無一失而不必選而不見咎於君子豈我心之過哉石不可轉是其貞潔自守之操堅席不可卷是其公平逮下之心溥也

（）憂心悄悄七小反慍于羣小覯古豆反閔既多受侮不少靜

言思之寤辟避亦反有摽符小反

賦也悄悄憂貌慍怒意羣小衆妾也言見怒於衆妾也覯見閔病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此章言已所以憂之之事不得於其夫則必見侮於其下理勢然也輯錄爾雅注摽椎胷也○增釋許氏曰此章謂我之憂者自揆無過正以見怒諸妾讒譖而致然默而思之無可柰何惟拊心而已

○日居月諸胡迭待結反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戶管反衣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比也居諸語辭迭更微虧也輯錄嚴氏曰微謂不明也日月食則不明十月

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　匪澣衣謂垢汙不濯之衣奮飛如鳥奮翼而飛去也○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嫡當尊衆妾當卑今衆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至於煩寃憒眊古對反眊音冒蒙蒙目心亂也不明之貌如衣不澣之衣恨不能奮起而飛去也婦人從一而終無可去之理惟安於義命而已○增釋此章再言上下失序所以憂不能解但恨不可飛去耳憂之極止曰不能奮飛是不可以去謂正而不怨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一章言德不見取於夫而二章則內外俱用也三章言德

不備於已而四章則上下俱困也五章則以無可柰何而自安之意結之輯緌解順曰莊姜不得志於夫而無怨夫之意不見禮於兄弟而無絶兄弟之情不見愛於衆妾而無怨衆妾之心而所以自反者惟知心志不可以不専一威儀不可以不閑習使怨我者無得而簡擇怒我者無得以瑕疵亦可謂善自處矣此所以居變風之首也歟○増釋許氏曰此詩舊說男子作朱子以為婦人詩蓋觀其辭氣而得之而卑順柔弱四言舉一篇大旨此讀詩凡例也讀詩者每於一詩吟哦上下優游涵泳以意隨之而求詩人志之所在庶不負朱子之教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比也綠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輯錄青黃赤白黑為之正色綠紅碧紫緇為之間色木克土故蒼勝黃間色賤而以為衣正色貴而以為裏言皆失其所也已止也○莊公惑於嬖妾輯錄莊公楊武公子嬖妾蓋公子州吁之母嬖幸也愛也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言綠衣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輯錄孔氏曰間色為衣而見正色反為裏而隱猶妾蒙寵而顯夫人反見踈而微也使我憂之不能自已也輯錄謝氏曰嫡妾易位尊卑不明家不齊則國不治莊姜之心豈但憂一身哉為君憂為君之子憂為國家後日憂其憂何時能止也

○綠兮衣兮綠衣黄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比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今以綠為衣而黄者自裏轉而為裳其失所益甚矣幽微已不可卑賤尤不可輯錄孔氏曰間色為衣而在上正色為裳而處下猶妾蒙寵而尊夫人反見疏而卑前以表裏喻幽顯此以上下喻尊卑○增釋前以掩蔽而言此以倒置而言皆夫人之失位也亡之為言忘也

○綠兮絲兮女音汝所治平聲兮我思古人俾無訧音尤叶于其反兮

比也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訧過也○言綠方為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以自勵焉使不至於有過而已輯錄輔氏曰彼之所為自逆悖而我之所為則欲其無過而已此其所以為賢也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叶孚愔反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比也淒寒風也○絺綌而遇寒風猶已之過時而見棄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

也年有老少則恩有隆替此理之必然無足怪者但思古人而仰無訧則取法於彼以免過也思古人而獲我心則彼已同然而過可免矣○增釋許氏曰此章之思古人反謂之獲我心是在我者處之素定而古人善處此者反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至此豈有一毫怨懟不平之氣哉此莊姜所以為賢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同 前二章發乎情後二章止乎禮義前二章則慨事勢顛倒而傷其變後二章則察時運盛衰以處其變輯錄解順曰前之憂憂今日遇此而無聊也後之思思古人處此之有道也然古人之處此亦豈有它道哉亦曰安於義命而已矣陳定宇曰不得於

夫而不疾其妾惟思古人以自修其身憂而不傷怨而不怒孔子謂詩可以怨其此類也

夫

燕燕于飛差池初宜反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叶上與反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興也燕鳦音壹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差池不齊之貌相隨而飛先一後也之子指戴媯也歸大歸也婦人已嫁復歸宗曰大歸大歸者不反之義輯錄郊外曰野無聲出涕曰泣○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媯之子完為已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弒

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輯錄左傳莊公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完是為桓公隱公四年州吁弑之厲戴皆謚嬀陳姓也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彼相隨而不離此遠送而難別意有相類故用起興輯錄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于野情之所不能已也嚴氏曰風人含不盡之意此但叙離別之恨而子弑國危之戚皆隱然在不言之中矣

○燕燕于飛頡戶結反之頏戶郎反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興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將送也佇立久立也

○燕燕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叶尼心反

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興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陳在衛南頡之頏之飛相上下也下上其音聲相應和也皆不忍相違之意輯錄輔氏曰泣涕如雨初别時也佇立以泣已别而久立以泣也實勞我心既去而思之不忘也

○仲氏任而今反只音紙其心塞淵叶一均反終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凶肉反寡人

賦也仲氏戴嬀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淵深終竟温和惠順淑善也塞實則不虛妄淵深則不淺露温和則不剛愎惠順

則不乖戾以此淑慎其身可謂賢矣而又相勉以思先君二南之外無此勝妄先君謂莊公也勗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言戴嬀之賢如此又以先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此章備言嬀勝相與如此以見涕泣勞心之故也輯錄疏云仲氏有德行其心誠實而深遠又終能溫和恭順善自謹慎其身內外之德既如此又於將歸之時以思先君之故勸勉寡人以禮義也

楊氏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真可謂溫且惠矣輯錄朱子曰古人文字之美詞氣溫和理義精密如此秦

漢以後無此等語其讀詩於此數語讀書至先王肇修八紀至慈惟艱哉深誦歎之又曰譬如畫工傳神一般直是寫得他精神出

燕燕四章章六句

前三章述己之情後一章美嬀之德輯錄解頤曰余讀是詩未嘗不歎莊公之狂惑也使其澗然悔悟立莊姜以為之主仰戴嬀以為之助則閨門正矣立子完以為之嫡命石䃣以為之輔則國本定矣若州吁者可教則姑教之不可教則去之夫如是則衛非今日之衛即康叔武公之衛矣顧乃以寵奪正以孼奪宗卒貽國家無窮之禍不謂之狂惑而可乎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吕吕仄胡能

有定寧不我顧叶果五反

賦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之人指莊公也逝發語辭古處未詳或云以古道相處也輯錄王氏曰不以古夫婦之道處我胡寧皆何也○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輯錄輔氏曰觀綠衣之詩所謂我思古人則於此歟莊公不以古道處已者宜也自處以古人為法而望人以古道處已莊姜之處已望人皆有則矣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其獨不我顧也見棄如此而

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人所以為厚也輯錄四胡有定期之之辭謂令其心回感何時而能定乎此莊姜忠厚之意也朱子說是已然之辭通釋曰每章章末二句皆有望之之意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呼報反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賦也冒覆也報答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賦也日旦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雖若美而實則醜矣俾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為可忘者耶莊姜之賢可覩不可忘者也而莊公忘之何哉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賦也畜養卒終也不得其夫而歎父母養我之不終蓋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增釋呼日月而訴之猶未極其情呼父母而訴之其憂患之情極其至也述循也言不循義理也始責

其不以古道處我終責其不循義理以報我性情之厚而發於正者也報我不述於終風首章可見

日月四章章六句呼日月而怨其夫則又望焉者也呼日月而怨父母則絶意於夫無所望也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故此終風有恵來之時則公猶未絶於姜也栢舟有往愬之語則姜猶兾夫兄弟之助己也緑衣思古人日月呼父母則無可柰何亦已而已四詩次第當然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叶音燥謔許約反浪笑敖五報反中心是悼

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謔戲言也浪放蕩也悼

傷也○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我則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輯錄］［顧我則笑是不禮其夫人而不能相敬如賓可見矣］則又使我不敢言而心獨傷之耳蓋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正靜自守所以忤其意而不見答也［輯錄忤音悞逆也進戾也］

○終風且霾［亡皆反叶音貍］惠然肯來［叶如字又陵之反］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叶新才新齋二反］

比也霾雨去聲土蒙霧音茂又音夢也輯錄爾雅曰大風揚塵土從上而下也
惠順也悠悠思之長也○終風且霾以比莊公之狂
惑也雖云狂惑然亦或惠然而肯來輯錄毛氏曰時有順心也但
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其君子
之深厚之至也

○終風且曀於計反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都麗反
比也陰而風曰曀有又也輯錄古有又通不日有曀言既曀
矣不旋日而又曀也亦比人之狂惑暫開而復蔽也

願思也嚏歎音仇嚏也輯錄禮記月令民多鼽嚏陳氏曰鼽者氣窒於鼻嚏者聲出於口皆肺疾也人氣感傷閉鬱又為風霧所襲則有是疾也輯錄輔氏曰寤則憂而不能寐思之則感傷氣閉而成疾其憂危甚矣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叶胡根反比也曀曀陰貌虺虺靁將發而未震之聲輯錄呂氏曰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曀曀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以比人之狂惑愈深而未已也比不日有曀為尤甚懷思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說見上始則怨其愛之不誠次則怨其來之不繼始則怨其迷惑之不悟終則怨其迷惑之漸深輯録許氏曰莊姜賢夫人也所思者大矣國君及夫人父母一國而國人作則者也莊公無君人儀度其曰終風且暴曰霾曀陰雷曰謔浪笑傲爲君如此果足正一國乎夫人賢而不見答果足以示人齊家之道乎國君之家不齊則一國之家不齊一國之家不齊則國殆矣夫人之中心是悴悠悠之思寤而不寐願言而嚏而懷所思者大矣非情欲之謂也儻莊姜爲思情欲之人則謔浪笑傲而必喜陰曀虺雷而必怒矣觧嚬曰變風之始於莊姜何也曰婦人夫其所天也以夫則任惑妾其所使也以妾則上僭子其所恃賴以終身也以子則暴而無禮莊姜之處此亦難矣雖遭人倫之變而不失乎天

理之常則莊姜亦賢矣哉是可以為處變者之法矣

擊鼓其鏜叶當郎反踊躍用兵叶晡芒反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叶戶郎反

賦也鏜擊鼓聲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戟之屬土土功也國國中也漕衛邑名輯錄漕鄘地也在河南增釋鄘陽張氏曰西征記今白馬城衛之漕邑今滑州白馬縣○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輯錄鋒兵端也鏑音滴矢鋒也危苦尤

甚也此章言其啓行之事而怨之輯錄李迂仲曰土國城漕非不勞苦而獨處於境內今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也鄭氏曰南行從軍南行伐鄭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敕中反叶敕衆反

賦也孫氏子仲字時軍帥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輯錄胡氏曰必先和陳宋而後進兵也舊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輯錄左傳隱公四年衛州吁弒桓公而自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宋人許之是宋陳蔡衛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四國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

禾而還朱子曰圍鄭五日而還出兵不為久而怨之如此者自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為之用者矣以猶與也言不與我而歸也〔此章本其啓行之故而怨之〕

○爰居爰處爰喪〔息浪反〕其馬〔叶滿補反〕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叶後五反〕

賦也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而求之於林下見其失伍離次無鬬志也〔此章陳其忽慢之狀而怨之〕

○死生契〔苦結反〕闊〔叶苦劣反〕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叶魯吼反〕

賦也契闊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約誓之言○從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爲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闊不相忘棄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此章述其室家之情而怨之

○于音吁下同嗟闊叶苦劣反兮不我活叶戶劣反兮于嗟洵音荀兮不我信叶師人反兮

賦也于嗟歎辭也闊契闊也活生洵信也信與申同○言昔者契闊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偕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意必死亡不復得與其室家遂前約

之信也此章極其室家之思而怨之

擊鼓五章章四句輯錄解頤曰役土功於國者此民也築城於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於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未聞衆役並興罷民之力以逞己之志若斯之甚者也是亦可謂怨矣其卒至於敗亡也宜哉

凱風自南叶尼心反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於驕反母氏劬勞叶音僚

比也南風謂之凱風凱風長養萬物者也棘小木叢生多

刺難長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輯録許氏曰字書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叢生白色為白棘實酸者為樲棘夭夭少好貌劬勞病苦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此章言母不言子是直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也蓋曰母生衆子幼而育之其劬勞甚矣輯録嚴氏曰棘至夏始生凱風南來吹彼稚弱之棘心至於夭夭然少好則風之為力多矣比母以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至於少長則母亦當苦矣母之養子於少時最勞苦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興也輯錄通釋曰上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比此章言風與棘而下文以母與子應故屬興二章相似而不同也 聖叡令善也 棘可以為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此章言母氏又言子則是以凱風興母棘心興子蓋美惡之不相類為興 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輯錄劉執中曰自言七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舍之而去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叶後五反 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興也浚衛邑增釋鄱陽張氏曰寒泉在濮州濮陽縣東南水經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

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即詩寒泉浚下浚都陳留曰浚儀○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於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於勞苦乎泉有益浚之理人無事母之能人不如物所以為興於是乃若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為詞輯錄孔氏曰此謂母令日勞苦思嫁與上章劬勞不同也婉詞幾諫增釋鄱陽張氏曰事父母幾諫幾微也內則篇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下章放此

○睍胡典反睆華板反黄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興也睍睆清和圓轉之意○言黄鳥猶能好其音以悦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悦母心哉此亦以不如物起興

凱風四章章四句一章起自責之端二章極自責之義三章四章主於自責而有微諷之意焉　凱風親之過小者也然以他人言之則不免乎怨而其子之負罪引慝如此但小弁其一時發見之良心耳此則真誠實意哀痛懇切欲以感悟其親二詩不能無間也

雄雉于飛泄泄移世反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興也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鬭泄泄飛之緩也懷思詒遺去聲阻隔也○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役於外而自遺阻隔也物得自由人不如物故以起興輯録輔氏曰我之懷矣指其夫也自詒伊阻不以怨人也

○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興也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誠也言誠又言實所以甚言此輯録此字或作其字君子之勞我心也上章托物為君

予之行役勞苦而起興此章托物為已之思念勞役而起興也輯録輔氏曰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叶新齋反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叶陵之反

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役之久也輯録鄭氏曰視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下孟反叶戶郎反不忮之豉反不求何用不臧

賦也百猶凡也忮害求貪臧善也○言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忮害又不貪求仁則不忮義則不求此則所謂

德行也則何所為而不善哉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也思君子之詩多矣而未有及於德行者此雄雉所以為最賢也輯錄呂氏曰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自解曰凡百君子但不忮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平旅之間固無患也胡氏曰此亦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意

雄雉四章章四句前三章極思之之心後一章致願之之意輯錄解頤曰此詩則雖思之之切是亦情之正也惟其思之也切故其憂之也深惟其憂之也深故其勉之之也至噫不忮不求此孔門克己之術求仁之方而行役之婦人能言之其亦可謂賢也已此其所以為先王之遺澤也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若例反

比也匏瓠音護也輯錄埤雅曰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蓋匏苦而瓠甘復有長短之殊非一物也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時也輯錄范氏曰深則厲其葉枯落然後乾之佩以渡水濟渡處也行渡水曰涉以衣而涉曰厲水自帶已上至心曰厲渡水不裸體故著裹衣而渡也褰音騫衣而涉曰揭輯錄爾雅曰繇膝以下為揭繇膝以上為涉繇帶以上為厲繇自也○比刺淫亂之詩言匏未可用輯錄尚未可用為浮渡之器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淺深而後可

渡以比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也輯錄范氏曰深則厲淺則揭宜斟酌也若不顧禮義猶不度水之深淺而欲濟也

○有瀰彌爾反濟盈有鷕以小反雉鳴濟盈不濡軌居美反叶居有反雉鳴求其牡

比也瀰水滿貌鷕雌雉聲軌車轍也車輪轍地處為轍飛曰雌雄走曰牝牡○夫濟盈必濡其轍雉鳴當求其雄此常理也今濟盈而曰不濡軌雉鳴而反求其牡輯錄竹房張氏曰走曰牝牡此爾雅釋獸之正例諸家以牝雞雄狐為證言飛走通也殊不識詩人之意曰當濡其

轍令乃不濡其轍迹是大可怪也當求其雉今乃求其牡獸是大異常也如此歌之則得詩人之意知集傳之吉也以比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耦而犯禮以相求也輯錄解頤曰禮有節文義有裁制禮其體也義其用也棄禮則必至於妄作違義則必至於妄求此淫亂之人所以逆理犯分而不顧也○增釋吳師道曰此章盈鳴此句中有韻朱子謂之腰韻說見九罭公歸鴻飛下

○雝雝鳴鴈叶魚肝反旭許玉反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賦也雝雝聲之和也鴈鳥名似鵝畏寒秋南春北旭日初出貌昏禮納采用鴈輯錄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名禮必以昏者取陽往

陰來之義也納其采擇之禮用鴈為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六禮唯納徵用幣餘皆用鴈程子曰取其不再偶也親迎去聲以昏而納采請期以旦歸妻以氷泮而納采請期迨氷未泮之時輯録注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用昕唯親迎用昏用昕使者用昏壻也所謂氷泮即仲春時也○言古人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輯録暴撲猝也急也而節之以禮如此以深刺去聲淫亂之人也陳古義以刺今此章可以當之

○招招照遙反舟子叶獎里反人涉卬五郎反否叶補美反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叶羽軌反

比也招招號音毫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

○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比男女必待其配耦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然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一章言事適其可為宜二章言物反其常為恠三章言古禮不可悖四章言非類不可從○增釋許氏曰此詩一章以水喻禮涉是徒步度水之名水淺可涉則是合禮而可行者也水深險而不可涉則是非禮而不可行者也今濟處有深涉是不可涉者也况匏尚未可為浮渡之器乎以比非禮絶不可行之事是指

淫亂而言也然於可渡處又當分擇深淺以厲以揭比事有合禮可行而又須擇義謂雖於禮可成男女之好又擇義而行之可也大抵四句作兩截看深涉之深非深厲之深深涉是水大深而不可涉者下面是水可涉而又就其中度淺深而揭厲也二章正刺不從禮義非其配偶犯禮相求濟盈不濡軌應一章下兩句雉鳴求其牝應一章上兩句三章言昏禮之正即深厲淺揭之意而濟盈不濡軌之反四章言非類不可從是濟有深涉之意而雉鳴求其牡之反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叶暖五反采葑孚容反采菲妃鬼反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叶想止反

比也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輯錄毛氏曰陰陽和而谷風生葑蔓音萬菁音精也菲似葍音福莖麁葉厚而長有毛下體根也輯錄釋文今菘菜也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菲葍類爾雅謂蒠菜河內謂蓿菜皆可食之物也葑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德音美譽也〇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以叙其悲怨之情言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為夫婦者當黽輯錄黽勉也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怒又言采葑菲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為

夫婦者不可以其顔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但德音之不違則可以與爾同死矣此章正言夫婦之道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祈誰謂荼音徒苦其甘如薺音泚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待禮反

賦而比也遲遲舒行貌違相背也畿門内也荼苦菜蓼屬也詳見良耜薺甘菜宴樂也新昏夫所更娶之妻也○言我之被棄行於道路遲遲不進葢其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故夫之送我乃不遠

而甚邇亦至其門内而止耳又言荼雖甚苦反甘如薺以比已之見棄其苦有甚於荼而其夫方且宴樂其新昏如兄如弟而不見恤蓋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夫之情厚之至也此章見棄之時不忍絶意於夫而夫則絶意於已也輯録通釋曰此章上四句賦其望夫之意而及其夫之薄情下四句則比已之甚苦而嘆其夫之方樂

○涇以渭濁湜湜音殖其沚音止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古口反我躬不閲遑恤我後胡口反

比也涇渭二水名涇水出今原州百泉縣笄頭山東南至永興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州馮翊縣入河輯録呂氏曰詩人多述土風以衛詩而逺引涇渭者葢取其清濁之意而比之耳○原州百泉縣今平涼府鎮原縣永興軍高陵今西安府高陵縣渭州渭源縣今平涼府渭源縣同州馮翊縣今西安府同州地並隸陜西湜湜清貌沚水渚也屑潔以與逝之也梁堰音宴石障水而空音控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笱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閲容也○涇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

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則猶有清處婦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久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其心則固猶有可取者但以故夫之安於新昏故不以我為潔而與之耳又言毋逝我之梁毋發我之笱以比欲戒新昏毋居我之處毋行我之事而又自思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知不能禁而絶意之辭也此章言已之容貌雖衰而德猶可取者然夫既絶意於已則已無可柰何矣在已且然況暇為新婚計哉

輯録輔氏曰不忍遂棄其家事者仁

也知其不能禁而絶意焉者知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_{音蒲}匐_{蒲北反}救_{叶居尤反}之

興也方桴舟船也潜行曰泳浮水曰游_{緝録通釋曰泳與游今俗所謂迷與泅也}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_{緝録説文曰匍手行也匐伏地也}

○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事盡其心力而爲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而勉強以求之_{人之濟水必量淺深我之治家不計有無謂以處事之道反相因爲興可也但集傳}

釋興體無比例疑興字當作比字而深則方舟之上有如字輯録孔氏曰隨水深淺期於必渡猶隨事難易期於必成不問貧富吾皆盡力求之又周睦其隣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此章則皆自許之辭言其不當見棄

○不我能慉許六反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音古用不售市救反叶市周反昔育恐育鞫居六反及爾顛覆芳服反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賦也慉養阻却鞫窮也○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而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讎惟其心既拒

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輯錄說文售賣去手也因念其昔時相與爲生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張子曰育恐謂生於恐懼之中育鞫謂生於困窮之際亦通此章言故夫棄我之催然如此悲難相保安樂相違可怨也〇谷風之婦人前以德音自許後以我德自許觀其經營於內周恤於外困窮不陷涉險而亨則其所以自許者誠不爲過矣輯錄李氏曰正所謂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是也

〇我有旨蓄勅六反亦以御魚呂反下同冬宴爾新昏以我御

窮有洸（音光）有潰（户對反）既詒我肄（羊至反）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興也旨美蓄聚御當也洸武貌潰怒色也（觧録項氏曰洸水涌也其勇如水涌水之潰者其勢横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肄勞塈息也（　）又言我之所以蓄聚美菜者盖欲以禦冬月乏無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安於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使我禦其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物可棄陳而取新夫婦不可圖新而厭舊也此以處置事理不同為興）又言於我極其武怒而

盡遺我以勤勞之事曾不念昔者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初以安逸與我後以勤勞遺我何終始之不相似也○此章又承上章之意而怨其有始無卒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輯録朱子曰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風他只是如此說出來然而序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而今費盡氣力去做後尚做得不好輔氏曰觀此一詩比物連類因事興詞條理秩然有序勤而不怨怨而不怒玩而味之可謂賢婦人矣而見棄於夫者亦獨何哉解頤曰谷風雖棄婦所作而觀其自叙有治家之勤有睦隣之善有安貧之志有周急之義皆其節之可取者也至於見棄矣而拳拳忠厚之

意猶藹然溢於言辭之表則是初無可棄之罪也徒以其夫之安於新昏不以為潔而棄之耳然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殆庶幾乎夫子所謂可與怨者矣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賦也式發語辭微猶衰也再言之者言衰之甚也 輯録范氏曰諸侯失國而寄於他國之邑微莫甚焉故郭璞註云言至微也 微猶非也中露露中也言有露濡之辱而無所芘覆音阜也○舊說以為黎侯失國而寓於衛 輯録鄭氏曰寓寄也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

○增釋鄱陽張氏曰黎氏故國或云黎山氏國乎諸侯齊即西伯所戡者與紂部接今潞州東十八里有

故黎侯城有黎亭其臣勸之曰衰微甚矣何不歸哉我若非以君之故則亦胡爲而辱於此哉增釋許氏曰此詩兩章上二句勸歸之辭下二句怨辭也晏子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今曰微君之故又曰微君之躬以黎侯有爲已亡之意蓋黎侯必有不君致亂之階而召狄故其謂所以濡於中露陷於泥中者爲君之躬故耳否則主危臣憂主辱臣死又何有胡爲乎之怨乎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泥中之禍甚於中露之辱

此無所考姑從序説衛有他國之詩六篇式微旄丘河廣作於衛者也載馳泉水竹竿為衛而作者也作於衛者衛國之所録為衛而作者衛國之所傳况黎許國小宋無風泉水竹竿不知出何國列於衛何恠乎

旄丘之葛叶居謁反兮何誕徒旱反之節兮叔兮伯叶音逼兮何多日也

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叔伯衛之諸臣也○舊説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時物變矣故登旄丘之上見其葛長大而節疎闊因託以起興曰旄丘之

葛何其節之闊也衛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因所見則若偶然者但節之疎闊日之久遠義亦相因故用其語相呼而為興比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輯録輔氏曰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望之雖切而其辭益緩真可見其溫柔寛厚之情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叶羊里反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與猶黨與也相與和好之國曰與國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

有他故而不得來耳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賦也大夫狐蒼裘蒙戎亂貌言弊也○又自言客久而裘弊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或曰狐裘蒙戎指衛大夫而譏其憒音會亂之意匪車不東言非其車不肯東來救我也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其人大夫所與之人也

今按黎國在衛西前說近是黎國注見

前式微

章下

○瑣素果反兮尾兮流離之子叶獎里反叔兮伯兮褎由救反如充耳

賦也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褎多笑貌充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恒多笑○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褎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詞焉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

旄丘四章章四句 一章怪之二章疑之三章微諷之四章直責之

說同上篇 式微處困而思奮旄丘責人而不刻可謂賢矣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賦也簡簡易不恭之意萬者舞之總名 解録何休云舞謂之萬者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商頌亦曰萬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 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 解録呂氏曰萬舞二舞之總名干舞者武舞之别名籥舞者文舞之别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又䟽言干則有戚禮記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籥師教國子舞羽吹籥又禮書干盾也以革為之其背曰瓦設錫朱質而繪以龍龍之外又繪以雜羽其繫之也以編韋其属綳韋以紛戚

斧也玉戚以玉飾其柄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錫音陽白金也紛音分如綏又樂書羽舞者翟羽可用為儀執以之以所以為蔽翼者也

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明顯之處○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

輯錄鄭氏曰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號樂官為伶官

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若自譽而實自嘲也

輯錄輔氏曰此章既自以為簡易次章又自以為碩人只此便可見其為不恭也當明顯之處公然為此而不以為辱亦是不恭之意與此章所謂公庭萬舞同先生謂其若自譽而實自嘲者深得其旨也

○碩人俁俁疑矩反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

賦也碩大也俣俣大貌轡今之韁也組織絲為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八馬皆從容不急迫故轡柔如此）

○又自譽其才之無所不備亦上章之意也

○左手執籥（余若反）　右手秉翟（亭歷反叶直角反）　赫如渥（於角反）　赭（音者叶陟畧反）　公言錫爵

賦也執籥秉翟者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翟雉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赭赤色也言其顏色之充盛也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工告樂備

主人獻工所以勞之也輯録燕禮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又鄉飲酒鄉射大射儀皆有獻工之禮以碩人而得此則亦辱矣乃反以其賚予音與之親洽為榮而誇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輯録玩戲也弄也輔氏曰意唯輕之是以玩之志唯肆焉故不恭也

○山有榛側巾反隰有苓音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興也榛似栗而小下濕曰隰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黄即今甘草也輯録爾雅曰蘦大苦諸本作大葉誤也葉字上下無所屬當為衍文昭武黄氏

曰甘而言苦者古人語倒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以彼所有之物興此所無有之人輯錄目猶稱也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辭也○賢者不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際之顯王故其言如此而意遠矣此章乃見不恭之情實夫其所思者在西方之美人則當世人君無有可其意者故玩之如此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自譽其位處二章自譽其才備三章自譽其勞寵四章乃言其情實而有欝欝之意焉

舊三章章六句今改定〇張子曰為禄仕而抱關擊柝輯録音託夜行所擊木也則猶恭其職也為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輯録侏儒短人也俳音排戲也優倡也漢書談笑類俳倡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懐之是亦可以為賢矣東方朔似之輯録許氏曰侏儒俳優蓋亦衰世用之非樂中所當用者今按儀禮中之歌詩用樂則侏儒俳優誠無所用竊恐許氏之說或有補於張子之意也姑存之

毖(悲位反)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叶新齋反)孌(力轉反)彼諸姬聊與之謀(叶謨悲反)

興也毖泉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衛州共(音恭)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去聲)州林慮(音閭)縣(輯録相州林慮縣今河南彰德府林縣)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孌好貌諸姬謂姪娣也〇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毖然之泉水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泉水流淇不易其地女心思衛不忘其處彼此皆有定向也故以為興)

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如下兩章之云也輯錄輔氏曰讀首章四句便可見其思歸之心凡人之情營私背公故不詢謀惟恐人之或知也衛女思歸悖謀於諸姬而無所隱則其情之正大可知矣

○出宿于泲子禮反飲餞音踐于禰乃禮反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弟待禮反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叶奬禮反

賦也泲地名飲餞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輯錄禮記曾子問曰道而出陳氏曰祖祭道神而後出行也孔氏曰此無言出宿者見飲餞為出宿而設也禰亦地名皆自衛

來時所經之處也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也〇言始嫁來時則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此篇之旨在遠父母兄弟二句竹竿亦然況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是以問於諸姑伯姊而謀其可否云耳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〇出宿于干叶居焉反飲餞于言載脂載舝胡瞎反叶下介反還音旋車言邁遄市專反臻于衛此字本與邁害叶今讀誤不瑕有害

賦也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舝

使滑澤也舝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輯錄〉舝與轄同車軸頭鐵也還回旋也旋其嫁來之車也遄疾臻至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於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辭也〈此章出宿飲餞與上章不同上章是嫁來之時如此此章是旋反於衛則如此〉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叶它涓反〉思須與漕〈叶沮侯反〉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肥泉水名〈輯錄爾雅歸異出同肥注引毛傳曰所出同所歸異也集傳不取只云水

名須漕衛邑也悠悠思之長也寫除也輯録嚴氏曰寫者傾而除之○既不敢歸然其思衛地不能忘也安得出游於彼而寫其憂哉輯録問此只是因思歸不得故欲出遊于國以寫其憂否朱子曰夫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彼地耳輔氏曰思歸寧者思之正也謀及姪娣謀之正也恐害義理而卒於不歸事之正也始終一出於正雖賢士且難之況婦人乎

泉水四章章六句一章思歸而欲與決其疑二章三章致問而得與決其疑四章則疑已決而不忘也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

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輯錄朱子曰觀楊氏之說則知聖人以詩爲教之意深矣

出自北門叶眉貧反憂心殷殷終窶其矩反且貧莫知我艱叶居銀反已焉哉叶將其反下同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比也北門背陽向陰陽明陰暗北門所以喻昏亂之朝也殷殷憂也窶者貧而無以爲禮也有大夫士之位斯有大夫士之禮祿不稱位則無以爲禮矣輯錄李氏曰衛臣終窶且貧不見知於君也非專較稟祿之厚薄也（　）衛之賢者處亂

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輯録間只作賦說如何朱子曰當作賦而比當時必欲出北門而後作此詩亦有比意思又歎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之於天也輯録輔氏曰終者已焉之辭蓋自以為無復有望也故歎之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蓋知其無可柰何而歸之於天也是亦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避支反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知革反叶竹棘反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輯録適之皆至也政事

其國之政事也（天子所命則主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讁責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讁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輯錄范氏曰關雎之化行則婦人能閔其君子至於衰世則室家日見而有不知其心者○增釋許氏曰外不見知於君而不得行其志內為窶貧之故而有室人之讁困於內外極矣乃一歸之於天非知命樂義之君子能如是乎）

○王事敦（叶都回反）我政事一埤遺（唯季反叶夷回反）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徂回反）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敦猶投擲也遺加摧沮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前一章歎其貧窶而安於命後二章嘆其貧窶勞苦而安於命

楊氏曰忠信重禄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窶貧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輯録莊子人間世云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知

其無可柰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為忠臣也 輯錄

輔氏曰楊氏之說其論君臣之道備矣而衛之忠臣則處其變而不失其道者可以為萬世臣子之法也

北風其涼雨(于付反)雪其雱(普康反)惠而好(呼報反下同)我攜手同行(叶户郎反)其虛其邪(音徐下同)既亟只(音紙下同)且(子餘反下同)

比也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雱雪盛貌惠愛行去也虛寬貌邪一作徐緩也亟急也只且語助辭○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

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寛徐乎彼其禍亂之廹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

○北風其喈音皆叶居奚反雨雪其霏芳非反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喈疾聲也霏雨雪分散之狀鮮録謝氏曰北風㓜而有聲不止於凉矣雨雪霏霏而密不止於雱矣喻禍害愈急也歸者去而不反之辭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狐獸名似犬黄赤色烏鵶黒色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輯録無非訓莫匪字）則國將危亂可知（不良之人不善之政不美之俗皆不祥而可惡者也增釋此章則見國將危亂而氣象愁慘猶若惡見其不祥之物也）不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勢已漸而迫輯録謝氏曰謂一節急一節風人之法度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同行則去危同歸則就安同車則二者之意兼之矣　北門之處困忠臣也北風之去亂智者也又北風與桃風十畝之間相似然彼則其意舒其辭緩猶之可也此則危迫已甚明夷之飛將垂其翼矣）

靜女其姝（赤朱反）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蘇刀反）首踟（直知反）躕（直誅反）

賦也靜者閒雅之意姝美色也（輯録此淫奔者自相稱美之詞非真閒雅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也踟躕猶躑躅也（輯録踟躕行不進貌躑躅跳貌）此淫奔期會之詩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徒冬反）管（叶古寃反）彤管有煒（于鬼反）説（音悦）懌（音亦）女美

賦也孌好貌於是則見之矣彤管未詳何物蓋相贈

以結殷勤之意耳（輯錄殷勤委曲貌）煒赤貌言既得此物而又悅懌此女之美也

○自牧歸荑（徒兮徒計二反）洵美且異（夷曳二音）匪女（音汝）之為美美人之貽（與異同）

賦也牧外野也（輯錄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歸亦貽也荑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指荑而言也○言靜女又贈我以荑而其荑亦美且異然非此荑之為美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輯錄許氏曰首言城隅末言自牧蓋不特逐於城隅抑且相逐於野）

靜女三章章四句　一章未見之時二章胥會之時三章旣會而歸之時

新臺有泚（此禮反）河水瀰瀰（莫邇反）燕婉之求籧（音渠）篨（音除）不鮮（斯淺反叶想止反）

賦也泚鮮明也瀰瀰盛也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疾之醜者也盖籧篨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為囷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鮮少也（籧篨不鮮猶曰擁腫之病也）○舊說以為衛宣公為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

音腰之䋲録孔疏云此時伋妻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衛公於河上作臺以待其至李氏曰新臺臨河今澶州遺址尚存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言齊女本求與伋為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也

○新臺有泚七罪反叶先典反河水瀰瀰每罪反叶美辯反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賦也泚高峻也䋲録臺在河上曰泚曰泚曰洒皆從水義泚謂水中臺影鮮明之貌洒謂水光之中見其臺之高峻也瀰瀰平也殄絶也言其病不已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興也鴻鴈之大者離麗也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輯錄謝氏曰籧篨戚施之疾宣公非有此疾國人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以醜惡之疾比之既無人道亦非人形也○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興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麗平聲歷也○此以所得非所求為興

新臺三章章四句不鮮已甚不已尤甚既不能俯又不能仰則尤為甚

凡宣姜事首末見春秋傳然於詩則皆未有考也諸篇放此衛風美者多淫詩少本不當與鄭比也然新臺墻茨之惡又國風中無所有故論淫詩必以鄭衛並稱蓋鄭舉其全衛舉其重輯錄諸篇曰諸者墻

有洸君子偕老鶉之奔奔是也

二子乘舟汎汎芳劔反其景叶舉兩反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以兩反

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養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舊説以為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輯録左傳曰及行飲以酒壽子

載其旌以先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增釋鄱陽張氏曰此章言伋壽二子乘舟涉河以適齊其影汎汎然何所歸乎為其將見殺顧其影而憐之也我念而思之中心養養然憂不知所定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此字本與害叶今讀誤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賊也逝往也不瑕疑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也增釋鄱陽張氏曰此章言二子汎汎然從此逝矣竊其往而不返也詩人深求其心之無它而恕之曰不為何過而有害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一章憂其被害二章疑其被害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小杖則受大杖則逃走伋壽之死未盡善也然伋寧被殺而不忍違其父壽寧代死而不忍死其兄則其志有可哀者聖人於此亦閔其不幸而不忍刪去之集傳引此以見孔子録之之故也輯録輔氏曰二子處此亦不得爲是而夫子取此詩者所以著宣公志行之

惡而其禍至於如是之酷以為萬世戒爾故先生嘗謂太史公欠此意然其言有抑揚可以感發人故取之非便以二子所處為是也鮮顒曰宣公納子之妻以為妾則夫婦之倫滅矣因宣姜而殺二子則父子之倫滅矣夫而不夫父而不父則君之道以之不立而君臣之倫亦廢矣春秋以來三綱廢九法斁未有甚於此時者以其卒胥為夷也宜哉

○增釋

鄱陽張氏曰詩緝衛自宣公殺伋壽以朔為世子代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怨朔之讒殺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頹為王惠王奔溫及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乘其釁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極矣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戕相賊不唯流毒子孫啟侮夷

狄以之殺身亡國其餘殃所漸且移王室之禍蓋綱常道盡天地幾於傾陷矣推原亂根始於夫婦之不正衽席之禍一至此邪以是知詩首關雎聖人之意深遠矣哉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輯錄通釋曰衛三十九篇而邶風才十有九然觀綠衣則妾僭嫡矣燕燕則臣弑君矣谷風則夫婦之道乖新臺則男女之倫滅二子乘舟則父子之恩絕旄丘則無恤隣之義簡兮則無尊賢之心北門則失勸士之道亂常敗政莫甚於此所以居變風之首歟於呼渡河野處已兆矣不待讀定之方中而后知也

詩經疏義會通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疏義會通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胡浚

詩經疏義會通卷三

元　朱公遷　撰

鄘一之四

說見上篇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徒坎反彼兩髦音毛實維我儀叶牛何反之死矢靡他湯河反母也天叶鐵因反只音紙下同不諒人只

興也中河河中也髧髮垂貌兩髦者翦髮夾囟音信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輯錄昭武黃氏

曆韻注曰頭會腦蓋也

曰禮記內則拂髦注用髮為之象幼時鬌鬌注所遺髮也謂留髮為角子者也喪大記脫髦注幼時剪髮為之年長垂著兩邊髦然也明人之至親惟有孺子之義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親没不髦孔氏諸侯小歛脫髦士既殯脫髦此蓋指共伯也我共姜自我也輯錄共伯名餘共謚伯字婦人從夫謚姜姓也儀匹之至矢誓靡無也只語助辭諒信也○舊說以為衛世子共伯蚤死共伯釐侯子武公兄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輯錄奪者欲奪共守義之志也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柏舟則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至於死誓無他心舟在中河而無他適之地我配兩髦而無他適之心物有定所

人有定志而用彼我二字相呼應也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莊姜盡禮無慭心共姜守義無二志故二柏舟為邶鄘之首又共姜當釐侯時釐侯去康叔九世耳其子為武公其孫為莊公變始於二姜時也次第亦當然也輯錄輔氏曰實維我匹一定而決不可易也之死矢靡他雖死而誓不敢易也夫母之欲嫁共姜想亦不過是惑於愛而慮其終耳今味共姜自誓之言其至誠貞固之意如此則母之惑可解而慮可釋矣

○汎汎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他得反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特亦匹也輯錄朱子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為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為亂也慝邪也以是為慝則其絶之甚矣增釋張氏曰他他適也慝邪之匿於心者也他適而誓之死靡為之其事猶顯至於一念邪思之微亦誓之死而靡發可見其心之貞固而節不渝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自誓之意以漸而深輯錄真氏曰柏舟之不再適蓋婦人之大節故孔子列之使萬世取法焉程子之謂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可為後世深戒陳定宇曰衛之淫風流行而有共姜特立之節真可以過人欲之横流矣讀此詩者豈不可以感發人之善心乎解頤曰女子之生以身事人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古之制也共姜

之守義裁以古制雖婦道之當然耳斯可見人心天理之未嘗泯也亦豈不足以挽風俗之衰扶綱常之重則其置之鄘風之首亦宜矣

牆有茨不可埽叶蘇后反也中冓古候反之言不可道叶徒厚反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興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輯錄埤雅蒺藜布也蔓生子有三角刺人狀如蔆而小一名茨中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輯錄中冓之言若曰閨閫之言也道言醜惡也○舊說以為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輯錄左傳閔公二年昭伯烝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

許穆夫人注惠公朔蓋年十五六貽伯即公子頑宣公之長庶伋之兄也上淫曰烝故詩人作此詩以刺之言其閨中之事皆醜惡而不可言理或然也牆茨芒刺不可埽內言醜惡不可道是皆然所施其惡惡之心者而用語勢相呼應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興也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語長難竟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

之辱也

興也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猶醜也輔氏曰辱深於醜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反覆譏刺

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為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

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

輔氏曰楊氏之說蓋不獨為此篇發

凡聖人所錄淫亂之詩其意皆如此即先生所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者也鮮順曰宣姜本伋之妻也一失身於宣公而為新臺之有泚再失身於公子頑而為中冓之不可道蓋由其節義虧缺於前是以無所顧藉於後甘以其身處於汚穢而不辭則亦無復羞愧悔悟之萌矣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叶居河反委委於危反佗佗待河反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叶牛何反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賦也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也副祭服之首飾編[篇上聲一如字]髮為之[列他髮為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為飾紒音計]笄衡笄也[輯錄衡笄以玉為之即今之簪也]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紞都感反織五采為之]珈之言加也以玉加於笄而為飾也[輯錄孔氏曰必飾之有六飾之威也]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此二句主德容言]象服法度之服也淑

善也○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飾之盛如此而雅容自得安重寬廣又有以宜其象服既為夫人則當如此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此章言服飾之盛而德不相稱為可責○鄱陽張氏曰此章三截上二句言夫人能與君子偕老則得有副笄之服既服此宜從一而偕老中三句正言宣姜威儀容貌稱其象服下二句言今乃不善將云何哉中三句應副笄六珈下二句應君子偕老責之也

○玼音此兮玼兮其之翟叶去聲也鬒音軫髮如雲不屑先結反髢從帝反也玉之瑱吐殿反也象之揥勑帝反也揚且子餘反之

晳星歴反叶征例反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賦也玼鮮盛貌翟衣祭服刻繒為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為飾也刻繒為之形而彩畫之綴於衣以為文章輯錄翟即揄狄見天官內司服翟狄同又見何彼穠矣小序疏義鄭箋侯伯夫人之服自揄翟而下如王后鬒黑也如雲言多而美也屑潔也鬄髲音被髢也人少髮則以髢益之髮自美則不潔於髢而用之也瑱塞耳也以玉係於紞而當耳象象骨也揥所以摘髮也摘音剔蓋若今之篦子然揚眉上廣也眉下而盛則醜惡故以上廣為美且助語辭晳白也胡然而天胡然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此章言服飾容貌之盛若可疑而又可畏輯錄輔氏曰其者指宣姜而言玼兮玼兮其之翟也言服之美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言質之美也足乎已者無待於外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言飾之美也揚且之晳也言色之美也服飾容貌之美盛如天如帝然是豈可以徒居哉○増釋鄱陽張氏曰此章末二句謂夫人容貌之美服飾之盛如此胡然而自天降此乎胡然而鬼神來此乎此則問辭

○瑳七我反兮瑳兮其之展涉戰反叶諸延反也蒙彼縐側救反絺是紲息列反袢溥慢反叶分乾反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叶魚堅反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音院也

賦也瑳亦鮮盛貌展衣也以禮見音現於君及見賓客之服也輯錄毛氏曰展衣以丹縠為衣鄭氏曰展衣宜白禮記作襢音戰蒙覆音阜也縐絺絺之蹙蹙者當暑之服也輯錄孔氏曰葛之精者曰絺其精尤細靡者縐也言細而縷縐紲袢束縛意以展衣蒙絺綌而為之紲袢所以自斂飭音勑也或曰蒙謂加絺綌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輯錄朱子曰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顏額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曰媛見其徒有美色而無人君之德也此章言服飾容貌之盛若可喜

而實可惜也○增釋鄱陽張氏曰此章末則荅之曰此邦之媛也惜之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東萊吕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慈湖楊氏曰凡人之責人辭愈多則氣愈暴氣愈暴則辭愈厲此則志不帥氣而氣反動其志者也君子之責人則辭愈多而氣愈緩氣愈緩而辭愈和此則發乎情止乎禮義也且心有所忿懥則不

得其正如此詩之辭益婉而意益深則心不至於失其正矣東萊先生責之問之惜之三字說盡詩意極好玩味

爰采唐矣沬音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叶諸良反要於遥反我乎上宫叶居王反送我乎淇之上叶辰羊反矣

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兎絲
桝録圖經釋曰唐也蒙也女蘿也兎絲也一物四名
本草夏生苗如絲蔓延木上生實如蠶子本經并以唐蒙為一名許氏曰唐蒙非可食之物不知何以為菜
沬衛邑也書所謂妹邦者也
桝録孔氏曰酒誥注妹邦紂所都朝歌以
沬也
言姜齊女貴族桑中上宫淇上又沬鄉之中小地名也

要猶迎也○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於沫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

○爰采麥叶訖力反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輯錄白虎通曰麥金也金旺而生火旺而死弋春秋或作姒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

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葑蔓菁也庸未聞疑亦貴族也（輔廣錄劉執中曰采唐麥葑者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託以采此也許氏曰大率言貴族以誦女之美未必真有姜弋庸三姓之女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同）於慢矣（五音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而國滅亡比於慢者亂而迭）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

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流者音之蕩也聞此濮上之音則知政無統紀民無維係誣其君上以行私情而不可禁止也 按桑間即此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 輯錄鄭氏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因沉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晋平公鼓之是之謂也 通釋曰朱子以桑間即此桑中詩而証以樂記之語然則鄭氏謂師涓所聞者自是濮上之音也

鶉音純之奔奔鵲之彊彊音姜人之無良我以為兄叶虛王反

興也鶉鶕音諳屬 輯錄埤雅鶉有兩種有丹鶉白鶉鶉銳上禿下夏出秋藏飛必附草鶉能不

亂其匹鶉能不淫其匹奔奔彊彊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良善也○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爲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鶉鵲之不若而我反以爲兄何哉物有定偶人不如物故以爲興輯錄孔氏曰言鶉則鶉自相隨奔奔然鵲則鵲自相隨彊彊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今宣姜爲母頑則爲子而與之淫亂曾鶉鵲之不如而我反以爲兄也哉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叶逋珉反人之無良我以爲君興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輯錄輔氏曰詩人疾惡宣姜至矣而又不敢不以爲

小君也彼謂狡童碩鼠為稱其君者何哉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一章刺頑一章刺姜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其事為人所不忍言人類無以異於禽獸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

在定之方中之前輯錄彭氏曰陳氏云木必壞然後蠹生焉國必亂然後冦生焉聖人存此詩以為狄入衛張本使後世知所戒也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宋仁宗時講官不欲講新臺仁宗以謂聖人刪詩義勸戒不當有過輯錄

李氏曰淫亂非美事而不刪之者所以示鑒戒也亦如春秋亂臣賊子一一書之亦所以示戒也而唐太子宏受左傳至於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而請更受他書是不知聖人垂

訓之意也近世有建言經筵不進國風是亦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顧音均

定丁佞反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於宜反桐梓漆爰伐琴瑟

賦也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昬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此據月令為說與堯典中星異堯典冬至日在虛昬中昴九峯蔡氏傳謂今冬至日在斗昬中壁約五十一度此正歲差之法七十五年差一度之驗也及至元辛巳方回作山經又云今冬至日在箕九度昬中室蓋又差矣然則十月定中七月流火三月三星在天皆是在當時為然耳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輯錄通釋曰夏正十月建亥春秋時十二月也

農事已畢可以興作而人君居必南面故亥月昏時見定星當南方之午位因記此星為每歲營作之候又因號為營室此蓋成周以後之制上考唐虞之時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定星始以亥月昏中下建今日此星又以子月昏中矣

楚宮楚丘之宮也揆度也樹八尺之臬音蘗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

語出周禮冬官鄭氏注云凡造城郭先以水平地乃於平地之中央樹臬以繩懸之取其正乃於日出日入之時書記臬景之端却於中臬以繩取景兩端之内一匝規之規之則遠近定而東西審度兩交之間中之以指臬則南北正矣附錄朱氏曰經之人恐南北之未正又參之以日之景焉冬至日行南陸景長一丈三尺夏至日行北陸景短一尺五寸此日中之景也

楚

室猶楚宮互文以恊韻耳榛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皆可供籩實用之賓祭椅梓實桐皮桐梧桐也輯錄嚴氏曰陸璣言有青桐白桐赤桐此中琴瑟者白桐也椅桐梓漆之桐為白桐梧桐生矣之桐為青桐梓楸之疎理白色而生子者輯錄本草注云梓似桐而葉小花紫亦有三種漆木有液黏念平聲黑可飾器物輯錄本草注曰漆樹高三二丈皮白葉似椿花似槐以斧斫其皮開以竹筒承之注滴則成漆也四木皆琴瑟之材也輯錄嚴氏曰椅桐可為琴瑟榛栗可備籩實梓漆可供器用但言伐琴瑟者取成句耳爰於也○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

以美之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此類也（揆定星順天時也度日景審地勢也飭種樹備國用也致詳慎之意為永久之圖新造之時蓋如此）

○升彼虛（起居反叶起吕反）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叶居良反）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賦也虛故城也楚楚丘也堂楚丘之旁邑也景測景以正方面也與既景廼岡之景同（上章揆之以日是定其基址此言景山與京則又前者未定居時覽山川之影勢）或曰景（音璟）山名見商頌京高

丘也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輯錄通釋曰衛詩多言桑如桑中與氓詩及此皆再三言之蓋衛地跨冀兖二州桑者尤其土所宜而民生之所資也據楚丘在冀河之東兖州之境則文公所觀所說其桑土之野乎蘇氏曰降觀其下有桑土可以居民允信臧善也○此章本其始之望景觀卜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也文公始欲居望丘又欲居堂邑既而審察其地決意於楚從而卜之又吉乃居焉致詳致慎如此是以後來之善符當時之卜也詳此及下章文意乃詩人於文公殷富之後追述之耳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倌音官星言夙駕說始銳反于桑田叶徒

因反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叶一均反騋音來牝三千叶倉新反

賦也靈善零落也倌人主駕者也星見星也說舍止也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騋○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音棘往而勞去聲勸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文公因天時而勸農事如此可謂敦本尚實而憂深思遠矣然不特此時此事為然育物之驗已如彼則勤民之心可知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

無所為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誠實則無虛浮之弊淵深則非淺近之謀輯錄慈溪黃氏曰匪直也人語難曉至此文義方通嚴氏曰說于桑田是文公能務農重本以蓄育其人也非特人也文公操心塞實淵深故能致富强至於騋牝三千覺於上下文尤協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騋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此章又要其終而言也於是而文公之興衛也久矣輯錄曹氏曰人君之一心萬事之本也文公之能勤於農桑者此心也所以致牝馬之多者亦此心也一心之誠實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矣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首章言其作邑之時二章言其初揆之時末章

言令日富臧之時

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死焉輯錄杜注熒戶扃反河北地名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輯錄傳作曹衛下邑是為戴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輯錄注大布麤布大帛厚繒蓋用諸侯諒闇之服或曰此文公貶損之意務材訓農通商惠

工敬教勸學輯錄注通商旅以遷其有無患百工以頼其器用敬重五教勸

勉為學授方任能授方者授以事為之方也以元年革車三十

乘輯錄文公是年冬立明年為元年季年在僖公二十五年季年乃三百

乘見閔公二年騋牝三千乃詩人稱美之辭不必求其實也集傳引此以見文公興衛

之由

蝃丁計蝀都動反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子萬反父母

兄弟叶待里反

比也蝃蝀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

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輯錄孔氏曰雙出色鮮盛者為雄曰虹暗者為雌曰蜺在東者莫與暮同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輯錄通釋曰虹之為質不映日不成蓋雲薄漏日日映雨氣則生也今以水噀日亦成青紅之暈○此刺淫奔之詩言蝃蝀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惡人不可道況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遠父母兄弟與泉水竹竿不同彼言不可犯義而歸此言不可犯義而行也知有此義故為賢不知此義則流而為惡無怪也

○朝隮子西反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叶滿補反

比也隮升也周禮十煇九曰隮注以為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輯錄煇音運春官注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煇謂日旁之光氣一曰祲陰陽氣相侵赤雲為陽黑雲為陰二曰象如赤鳥三曰鐫日旁雲氣刺日四曰監赤雲在日旁如冠珥五曰闇日月食六曰瞢日月無光七曰彌雲氣貫日而過八曰敘雲氣次序如山在日上九曰隮虹也十曰想雜氣有似可形像眡音視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慝之氣有

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淫慝之氣害陰陽之和淫奔之事害男女之正其類如此輯錄張南軒曰陰陽和則成雨陰氣方凝聚而日氣自他方來感不以正陰受其感其正反為之解散故雨不能成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叶斯人反也不知命叶彌并反也

賦也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婚姻謂男女之欲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為信命正理也○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

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輯錄輔氏曰男女之欲人所不能無也要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則失其貞信之節而有害於天理之正道即是理理即是命以道制欲則能順命去其人欲則能循乎天理矣

蝃蝀三章章四句一章賤之二章惡之三章深責之○增釋許氏曰衛因淫邪以致禍敗其亂極矣文公一轉移之民之知義乃如此且其辭非止論事常言而達理知命真君子之言也

相（息亮反）鼠有皮（叶蒲何反）人而無儀（叶牛何反）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叶吾何反）

興也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言視彼鼠而猶必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此蓋甚言人不如物之意而以有無二字相呼為興也）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為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叶羽已反又音始）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叶想止反）

興也體支體也遄速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反攫譏刺輔氏謂蝃蝀相鼠二詩皆文公化行而人心去邪反正之時也故其疾惡如此而後篇又繼以好善之詩焉輯錄嚴氏曰凡獸皆有皮齒體獨言鼠衆卑汚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東萊呂氏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蓋溺於淫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

孑孑居熱反干旄在浚蘇俊反之郊叶音高素絲紕符至反之良馬四之彼姝赤朱反者子何以畀必寐反之

賦也孑孑特出之貌干旄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首

而建之車後也輯錄爾雅鄭樵云注係也浚衛邑名邑外謂之郊紕織組也蓋以素絲織組而維之也四之兩服兩驂凡四馬以載之也輯錄董氏曰馬在車中為服在車外為驂姝美也子指所見之人也畀與也○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彼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畀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禮著於外意本於中車服之盛如此則好善有誠矣賢者之忠告當如何哉詩人所以預為之謀也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音祖之良馬五之彼姝者

予何以予之音與

賦也旟州里所建鳥隼之旗也上設旌旄其下繫斿斿下屬縿音衫旗之正幅為縿斿則其末垂者也皆畫鳥隼也輯錄周禮司常曰鳥隼為旟考工記曰鳥旟七斿以象鶉火蓋畫朱鳥及隼於斿縿之上也下邑曰都五之五馬言其盛也馬止於四無五馬六馬之理詩人特言其盛固不可以辭害意也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姑沃反

賦也析羽為旌干旌蓋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也析分

也分其羽而間綴之也附錄孔疏干之首有旄有羽其下有旒縿周禮注曰徐州貢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用之謂之夏采爾雅旄首曰旌則干旄干旌一也既設旒縿有旂旗之稱未設旒縿空有析羽謂之旌城都邑也祝屬也六之六馬極其盛而言也衛有好賢之大夫畜德之君子而詩又識報施之禮忠告之義皆可為賢矣

干旄三章章六句以良馬四之五之六之為次序也

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為文公時詩蓋見其列於定中載馳之間故爾他無所考也然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

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端之時也故其爲詩如此蝃蝀淫亂也相鼠惡無禮也干旄樂善道也葢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云

載馳載驅叶祛尤反歸唁音彦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叶祖侯反大夫跋蒲末反涉我心則憂

賦也載則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而未至之貌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宣姜之女爲許穆公夫人閔衛之

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於漕邑輯錄朱子曰此詩之作在定之方中之前則未知其為戴公時歟文公時歟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為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爾輯錄此詩輔氏所謂夫人傷宗國之亡既歸而許之大夫乃追之于路而告之以不可歸之義觀夫人見其大夫之至亦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而心以為憂則夫人之行亦故知其於義有不可者矣特以惻怛之情有不能自已者此可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

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賦也嘉臧皆善也遠猶忘也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閟閉也止也言思之不止也○言大夫既至而果不以我歸為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衛矣雖視爾不以我為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已也輯錄許氏曰汝既不以我歸為嘉則信不能旋反而濟視爾雖不以我為善然我之思則不遠也不止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音盲叶謨郎反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叶户

郎反許人尤之衆穉直吏反且狂

賦也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主療鬱結之疾善懷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輯錄溝洫志曰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行道尤過也○又言以其既不適衛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塗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蝱以療鬱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衆人以為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已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

不敢違焉則亦豈真以為穉且狂哉

○我行其野芃芃蒲紅反其麥叶訖力反控苦貢反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叶于其反百爾所思叶新齋反不如我所之

賦也芃芃麥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附錄左傳襄公四年無終子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注云因緣也緣此而彼也至極至也大夫即䟦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言歸途在野而涉芃芃之麥又自傷許

國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思欲為之控告于大邦而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無以我為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為愈也增釋許氏曰又設行野見麥之意且憂控大國誰因誰極乎大夫君子無以我有過蓋百爾所思不如我之自往也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一章出而在道之時二章大夫追及之時三章旋反在道之時四章歸而將至之時

事見春秋傳見閔公二年舊說此詩五章一章六

句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蘇氏合二章三章以為一章按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襄十九年與蘇説合今從之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没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夫人之辭哀痛迫切若不能以為心也然使得歸衛亦何補於滅亡哉婦人之仁先聖王之禮不待較而輕重可知馳驅已出已犯義矣閔義而能自克不害其為賢也故聖人取之如此枏錄朱子曰聖人列泉水於

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傾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於是可知矣然則許穆夫人亦賢矣哉又曰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壽子以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彛不係於氣類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衛一之五

瞻彼淇奥（於六反）綠竹猗猗（於宜反叶於何反）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遐版反）赫兮咺兮（況晚反）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況元反叶況遠反）

興也淇水名奥隈音煨也輯錄隈水曲爾雅厓內為奥外為隈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輯錄漢志武帝塞瓠子決河薪柴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為揵又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揵音健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匪斐通文章著見之貌也君子指武公也輯錄孔氏曰武公和僖侯子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鑢鍚治玉石者既琢以槌鑿而復磨以沙石言其德之脩飭有進而無已也輯錄朱子曰切琢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瑳磨皆治物使其滑澤也切而復磋琢而復磨言治之有敘而益致其精也瑟矜莊貌僩威嚴貌咺

宣著貌諼忘也○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問自脩之進益也以始生之美盛有進益之意故以為興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此進德之事學問屬知自脩屬行知行二者並進也輯錄朱子曰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又曰既學而猶慮其未至則復講習討論以求之猶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既脩而猶慮其未至則又省察克治以終之猶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問道學自脩此詩人美武公之本旨邪曰武公大段是有學問底人抑之一詩義理精密詩中如此者甚不易瑟兮僩兮者恂音峻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輯錄朱子曰瑟嚴密貌僩武毅貌赫咺宣

著盛大之貌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恂慄者敬之存於中也威儀者敬之見於外也皆以成德氣象言而進德工夫亦可見矣

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盛德之感人心如此○大學於止至善之傳引此詩又引之以釋此至善乃大學之成功聖賢之能事則武公之德固不可以淺近窺矣解錄朱子曰盛德至善蓋人心之同然聖人亦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輔氏曰觀大學傳曾子所以解此詩首章後六句之說字義明白而旨意詳備愈讀愈有意味此方可謂之善說詩蓋後之說詩者詳於訓詁則或略泥於旨意則或遺於訓詁惟曾子則於字義旨意而皆極其至也○陳櫟許氏曰武公之所以有德全在切磋琢磨四字惟其工夫如此精密

故有瑟僩赫咺之效存於内者周故發於外者著下二句却就他人心上說謂此君子不可忘也又曰此章訓詁觧義皆不及大學詳明盖大學朱子晚年之書讀此章者當從大學

○瞻彼淇奥緑竹青青(子丁反)有匪君子充耳琇瑩(音營)會(古外反)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興也青青堅剛茂盛之貌充耳瑱(音殿)也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去聲)縫也弁皮弁也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輯録孔疏弁師注云會縫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

十二以為飾謂之琪武公諸侯則王用三采而琪飾七也○以竹之堅剛茂盛興其服飾而見其德之稱也堅剛茂盛亦有尊大威嚴之意故以為興凡服飾之尊嚴可知○首章先言進德後言成德義兼首尾此與下章專主成德言故不及乎切磋琢磨也

○瞻彼淇奥綠竹如簀音責叶側歴反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於綺反重直恭較古岳反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興也簀棧潺上聲也檀弓注棧謂床第也竹之密比去聲似之則盛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鍛鍊已至於精純則成功之極也圭

壁言其生質之温潤生質能全其温潤則復其本然矣寛宏裕也綽開大也猗嘆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武公嘗入相爲王卿士故乘重較之車

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兩傍也輢音奇兩旁植木也語見周禮輿人注疏云較重兩旁豎之者兩輢上出軾者以較之兩頭皆置于輢上二木相附故據兩輢出軾而言也○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訓詁謂植木之上出兩橫木在下者為軾上者為較謂之重較者軾上有較層出也此說重較稍明而與周禮畧異姑存之輯錄詩詁云車廣六尺六寸深四尺軾去輿高三尺三寸較去軾又高二尺二寸通高五尺五寸立則憑較應為敬則俯憑軾

善戲謔不為虐者言其樂易而有節也輯錄程子曰言其樂易而以禮中節不至於過是不為虐也

○以竹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至盛則無以加亦有成就之意故以為興而又言其寬廣而自如在興而寬綽心廣體胖是也和易而中節也戲謔而不為虐笑語卒獲出言有章是也葢寛綽無斂束之意戲謔非莊厲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而非禮亦可見矣前二章猶有主敬之功此則無事矜持而皆出於自然也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之謂也語出雜記凡人斂束之時猶弓之張舒緩之時猶弓之弛有德之人

嚴而泰和而節自不倚於一偏也輯錄解頤曰首章以竹之美盛興其德之進脩卒章以竹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合二章而並觀之所以能有鍛鍊之精純者由其知行之並進也所以能全其生質之溫潤者由其表裏之相符也寬廣者矜莊之反矜莊而又寬廣則是寬而有制也和易者威嚴之反威嚴而又和易則是嚴而能泰也此所以為德之成也果能是則其謂之睿聖也亦可以無愧矣

淇奥三章章九句 一章言由進德而成德也二章以成德言也三章極言盛德之至也

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 師長大夫也 苟在朝者無謂

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懿當讀為抑）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衛之他君蓋無足以及此者故序以此詩為美武公而令從之也（有文章於瑟僩赫咺見之能聽規諫以禮自防切磋琢磨見之○增釋許氏曰一章總言其講學自脩之功敬德容儀之盛二章止言正其衣冠則其德容自充蓋至此德成矣三章言守之於心者貞剛如金錫施之於四體者溫粹如圭璧至於猗較則寬綽戲謔則不虐蓋動作之間

無所往而非德容之盛也

考槃在澗叶居賢反碩人之寛叶區權反獨寐寤言永矢弗諼况元反

賦也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氏曰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為樂音洛也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曰澗碩大寛廣永長矢誓諼忘也○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碩大寛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

樂也（輯錄嚴氏曰碩人之寛易所謂肥遯者也○增釋許氏曰考槃在澗可謂幽僻碩德之人居之）則見其寛廣之意如此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苦禾反）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古禾反）

賦也曲陵曰阿薖義未詳或云亦寛大之意也永矢弗過自誓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輯錄輔氏曰寛大自樂若將終身焉蓋無入而不自得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姑沃反）

賦也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寤宿已覺而猶卧

也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素位而行遯世無悶於考槃之詩見之

考槃三章章四句一章其志堅二章其願足三章其樂深輯錄解頤曰賢者隱處於澗谷之間始而曰弗諼謂其心之不忘乎此也繼而曰弗過謂所願不踰於此也終而曰弗告謂不以此樂告人也

碩人其頎其機反衣於既反錦褧苦迥反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息夷反

賦也碩人指莊姜也頎長貌褧襌單也也錦衣而加褧焉為其文之太著也輯錄朱子曰褧儀禮作景禮記作絅古註以為襌衣所以襲錦

衣者沈存中謂褧與檾同是用檾麻織布為之不知是否嚴氏曰褧以縠為之東宮太子所居之宫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侯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輯録蘇氏曰邢周公之後謂近齊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輯録通釋曰歷言此者以見莊姜之姊妹與莊公之姻婭其尊皆同也○莊姜事見邶風綠衣等篇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即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

為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歎莊公之昏惑也輯錄孔氏曰其父母兄弟皆正大如此君何為不答之乎嚴氏曰詩人不直言莊姜不見答之事但首章歷述其親族欲讀之者知其為莊姜則不見答之事國人自知之不待察察言之矣

○手如柔荑徒兮反膚如凝脂領如蝤似修反蠐音齊齒如瓠戶故反犀螓音秦首蛾我波反眉巧笑倩七薦反兮美目盼匹莧反叶匹見反兮

賦也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者亦言白也領頸也蝤蠐木蟲之白而長者輯錄本草郭璞注腐

木根下有之瘦而白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螓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解錄螓蜻蜻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倩口輔之美也解錄孔氏曰服虔云輔上頷車也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盼黑白分明也○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碩人敖敖五毛反說始稅反于農郊叶音高四牡有驕起橋反叶音高朱幩符云反鑣鑣表驕反叶音褒翟茀音弗以朝直遙反叶直豪反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賦也敖敖長貌說舍也農郊近郊也四牡車之四馬驕壯貌幩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人君以朱纏之也鑣鑣盛也重言之則見其為盛翟茀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輯錄孔氏曰婦人不露見車前後設幛謂之茀因以翟羽為飾夙早也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輯錄鄭氏曰朝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輯錄鄭氏曰小寢燕寢也陳氏曰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釋服釋朝服也○此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

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為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而歎今之不然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古濶反叶戶劣反施罛音孤濊濊呼活反叶許月反鱣陟連反鮪于軌反發發補末反叶方月反葭音加菼他覽反揭揭居謁反庶姜孽孽魚竭反庶士有朅欺列反

賦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盛大貌活活流貌施設也罛魚罟也濊濊罟入水聲也說文曰濊礙流也

鱣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鱓錄孔氏曰鱣魚體有邪行甲無鱗大者長二三丈江東呼為黃魚鮪似鱣而小色青黑鱓錄孔氏曰陸璣云鮪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一名駱肉色味不如鱣也鍪音矛發發盛貌菼亂碩去聲也亦謂之荻揭揭長也庶姜謂姪娣孽孽盛飾也庶士謂媵臣朅武貌○言齊地廣饒而夫人之來士女佼好禮儀盛備如此亦首章之意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一章言其族類之貴二章稱其容貌之美三章言其嫁時

車馬之盛四章言其嫁時所見地利之饒從媵之美也哀傷悼惜皆在言外輯錄輔氏曰覵卬風燕燕等篇則莊姜之德行文章皆未易及而此詩不之言何也朱子曰此但指其人所易見者以刺莊公之昏惑而不知耳莊姜之美則固不止此也

氓之蚩蚩(尺之反)抱布貿(莫豆反)絲(叶新齊反)匪來貿絲來即我謀(叶謀悲反)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叶祛奇反)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叶謀悲反)將(七羊反)子無怒秋以為期

賦也氓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輯錄朱子曰始見其來莫知其為誰何也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序也蚩蚩無知之貌蓋怨

而鄙之也布幣輯錄幣者布帛之名貿買也貿絲蓋初夏之時也頓丘地名輯錄嚴氏曰在朝歌之東淇志陳邵有頓丘縣師古云以丘為縣也丘一成為頓丘謂一頓而成也愆過也將願也請也○此淫婦為人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為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以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譏惡之人奸無益也雖士君子立身一敗

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朱子又推之以戒士君子蓋廣説詩之法也

○乘彼垝垣垝俱毁反垣音袁以望復關關叶圭貟反不見復關泣涕漣漣音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呼罪反遷

賦也垝毁垣墻也復關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人故託言之耳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也輯錄蓍音尸萵偈龜筴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生滿百莖下必有靈龜守之賄財遷徙也

○與之期矣故及期而乘垝垣以望之既見之矣於是問其卜筮所得卦兆之體若無凶咎之言慶源輔氏曰此章可見古人之尚卜筮然使其知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則亦不敢求之筮矣則以爾之車來迎當以我之賄往遷也已上二章皆述其初奔時事以起怨悔之端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音吁下同嗟鳩兮無食桑葚音甚叶知林反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叶持林反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比而興也沃若潤澤貌鳩鶻音骨鳩也似山雀而小短

尾青黑色多聲釋鳥嚴氏曰即莊子所謂鷽鳩也郭璞云似山鵲呼為鶻鵃皆骨嘲本草曰鶻鵃尾短黄色多聲　葚桑實也鳩食葚多則致醉耽相樂也說鮮也○言桑之潤澤以比已之容色光麗然又念其不可恃此而從音縱欲忘反故遂戒鳩無食桑葚以興下句戒女無與士耽也鳩食葚則醉女悦士則醜皆可戒者也此以欲不可縱之意而為興釋鳥耽溺好也　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被棄之後深自愧悔之辭主言婦人無外事唯以貞信為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爾不可便謂士之耽惑實

無所妨也此亦推廣言之此章悔也輯錄通釋曰集傳所謂主言者蓋以此婦立言之意亦主於言婦人不可一失其節故以辭意抑揚重於女而輕於男亦非男有可恥之理而無所妨玩詩文循之一字意亦可見讀者當不失性情之正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叶于貧反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洪水湯湯音傷漸子廉反車帷裳女也不爽叶師莊反士貳其行下孟反叶户郎反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比也隕落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車飾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輯錄孔氏曰以帷障車之傍如裳以為容飾故謂童

容爽差極至也〇言桑之黄落以比巳之容色凋謝遂言自我往之爾家而值爾之貧於是見棄復乘車而度水以歸復自言其過不在此而在彼也此章怨也悔辭

輔氏曰女也不爽此但言其誓約之言不差耳豈不悔其初之失哉雖云曲不在巳殊不知始既如此則其終固宜然也詩緝曰士貳其行士心無極不可測知由其德二三不専於一故也

〇三歳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叶直豪反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許意反其笑叶音燥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賦也靡不夙早興起也咥笑貌○言我三歲為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為勞早起夜卧無有朝旦之暇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而爾遽以暴戾加我兄弟見我之歸不知其然但咥然其笑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為兄弟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為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歸咎哉但有痛悼而已此章怨而思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叶魚戰反隰則有泮音畔叶四

見反總角之宴言笑宴宴叶伊佃反信誓旦旦叶得絹反不思其反叶孚絢反反是不思叶新齋反亦已焉哉叶將黎反

賦而興也及與也泮涯也高下之判也總角女子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為飾也孔氏曰但結其髮為兩角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言我與汝本期偕老不知老而見棄如此徒使我怨也輯錄前章以桑之意怨嘆比其色之衰此章言老使我怨而又言總角之宴則與三歲食貧三歲為婦若可疑者故詩緝謂未笄為氓之婦三年便見棄不應便老也通釋曰三歲者但言其在夫家貧勞之歲月耳

淇則有岸矣隰則有泮矣而我

總角之時與爾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此則興也地有限止而可見事有終窮而不思此反其意以為興也反字正與岸泮二字語相應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縱欲敗禮失身從人此豈永終知敝之謂哉人窮反本此章可見此章悔也輯錄襄公二十五年注曰思使終可成思其可復行也

氓六章章十句一章約奔二章遂奔三章悔奔四章旋反在道而怨之深五章被棄歸宗而怨與悔俱甚六章思其始奔而悔無及也輯錄劉執中曰夫婦者五品之本

匹配雖自於人謀義理實根於天地順其道者足以安於其位逆其理者無以保於其生

蓋肇有人倫以來未有違理犯義終其身而弗悔者此氓詩之所由作也通釋曰此詩及邶谷風皆棄婦所作故其辭意多同桑之黄隕即涇濁之色也食貧靡勞即方舟泳游之苦也至於暴矣即有洸有潰之意也偕老而使我怨即既生育而比予于毒也然則宴爾新昏以我御窮則其過今在於夫女之耽兮不可說也則其過昔在於已今之過在夫故可責其不念昔者之來塈昔之過在已故終於自悔昔者之不思其反此詩自悔之深固不得如谷風歸怨之深也塈音戲

籊籊他歷反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賦也籊籊長而殺去聲也輯錄殺衰小之也謂釣竿長而根大其末漸漸而衰小竹衛物淇衛地也○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至也輯錄輔氏曰豈不爾思者言固不能不思也遠莫致之者以義有不可故託以遠而不能致耳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叶羽軌反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弟叶滿彼反

賦也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

增釋鄱陽張氏曰泉水即衛州共城之百泉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思二水之在衛而自歎其不如也輯錄輔氏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安之之辭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可反佩玉之儺乃可反

賦也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笑也增釋穀梁傳軍人粲然皆笑粲明也笑而露其齒白也儺行有度也○承上章言二水在衛而自恨其不得笑語遊戲於其閒也

○淇水滺滺音由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滺滺流貌檜木名似柏輯錄毛氏曰檜柏葉松身孔氏曰禹貢栝栢注柏葉松身曰檜栝與此一也楫所以行舟也○與泉水之卒章同意

竹竿四章章四句

一章歸而亂辭以決之二章思歸而以正義決之三章四章則思不能忘而義若不能決也然則所以自處者有道矣○竹竿泉水載馳三詩為一類載馳之詩其情迫此與泉水其詞緩勢不同也然載馳驅而出矣朋大夫之言而後反泉水亦與諸姬伯姊謀而後知義理之必然而無疑此則斷之以心不待謀而後決告而後知比之泉水載馳尤為賢也

芄(音丸)蘭之支童子佩觿(許規反)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其季反)兮

興也芄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音淡)支枝同觿錐也以象骨為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此詩不知所謂則其起興之意難曉若以為刺童孺無能則義有可推蓋芄蘭柔弱而枝葉長蔓本不稱末故以興童稚無能而服飾美盛人不稱其服也)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於我也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失涉反）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叶古協反）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韘也韘決也以象骨為之著（音斫）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闓即開字體弓體也）鄭氏曰沓（冒也）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以朱韋為之用以彄（音摳）沓右手食指將（去聲）指無名指也（朱韋皮之染赤色者也以朱韋為之故名朱極彄沓者包之也包三指所以遂弦鮮錄鄭氏曰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射者男子之事尤非童孺所能者才能甚不稱其佩服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佩觿已不稱佩韘尤不稱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强解輔氏曰此亦必刺在其位者童孺無能惟儀容之可觀耳然未知其誰何也○增釋許氏曰芄蘭柔弱之草其枝葉不足取以興童孺無才智不足尚故雖服成人之佩而智不足以知我才不足以長我且猶不能自省而舒緩放肆垂帶悸然以自得蓋其德不稱於服飾故為人指議如此其必有所託而言也蓋朱子謂不可强解姑存于此

誰謂河廣一葦杭戸郎反之誰謂宋遠跂丘豉反予望之

賦也葦蒹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衛滅於狄

桓公迎其遺民渡河而南襄公即位則衛國在河南矣此恐當作與體不必以渡河為說也輯錄左傳閔公二年冬桓公逆衛立戴公卒立文公僖公元年即文公之元年至二十五年文公卒成公立是時衛在河南十年矣○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祖孫昭穆同故以祖為體輯錄孔疏體上有一字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不得供祭祀則與廟絕而義不可反矣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輯錄嚴氏曰跂舉踵也脚根不著地明非

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

輯錄嚴氏曰刀船古字通用䡇氏曰但言非河之廣而不可渡非宋之遠而不可至以極其情思焉而終不明言其義之不得往也此意最可玩范氏以為知禮而畏義者得之矣

河廣二章章四句

既量於目力知其近又量於足力知其近

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

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没則盡其禮而已呂氏曰說苑載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立目夷公問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往矣襄公欲見母也而曰見舅蓋恐傷其父之志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善而不敢過焉不幸而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東匯陳氏曰禮為出母期而為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愚謂如此則襄公之於其母生不可見死不可為服矣死以心喪為禮而生其孝未之詳也豈惟終身永慕以志養志乎

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

輯錄衛有婦人之詩六人皆止於禮義謂共姜莊姜也許穆夫人也宋桓夫人也泉水之女也竹竿之女

也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

輯錄輔氏曰范氏為襄公處者得其義矣所謂先王之化猶有存焉即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必如此等詩方可當之解頤曰母出固與廟絶而母之與子初無絶道也母之轍雖不可以私返而子之使則未嘗不可以私往也歲時問安之使交錯於道路而一草一木之微必先以奉乎親焉則子之心可以無愧而母之心亦可以少慰矣

伯兮朅丘列反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市朱反為王前驅為去聲

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朅武貌桀才過人也殳長丈二而無刃

釋鄭說文殳積竹為之冬官廬人殳長尋有四尺即丈二尺殺兵同强殳無刃可殺打人故謂之殺兵同强上下同堅勁也

○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方執殳而為王前驅也此以侯國之人供天子之役也才美如此而執殳前驅則用之非其義矣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都歷反為容

賦也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以

澤髪者沐滌首去垢也適主也○言我髪亂如此非無膏沐可以為容所以不為者君子行役無所主而為之故也傳曰女為説已容輯錄晉豫讓云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説已者容輔氏曰此其真情也呂氏曰膏所以膏首面沐蓋潘也左傳遺之潘沐潘音番米瀾也内則潘淅米汁也

○其雨其雨杲杲古老反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詞○冀其將雨而杲然日出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寧甘心於首疾也憂思之苦本不能堪而今人首疾也但我則思而又思寧甘心

首疾而不辭耳此章辭意當與下章例之

○焉於虔反得諼況袁反草言樹之背音佩願言思伯使我心痗呼內反

賦也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輯錄本草注曰一名鹿葱其花名宜男懷胎婦人佩其花生男也萱草味甘令人好歡樂忘憂背北堂也輯錄孔氏曰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通釋曰北堂背南向北故為之背痗病也○言焉得忘憂之草樹之北堂以忘吾憂乎輯錄朱子曰北堂蓋古之植花草之處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

而但願言思伯雖至於心痗而不辭耳寧使心疾而伯不可忘也

心痗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一章悶夫之才二章明己之志三章四章則極其憂思之

若而言也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采薇出車杕杜之詩是也此用古法故以

為文王周公之勞歸士東山之詩皆叙其室家之時作

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

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殺人之父則孤人子殺人之夫則寡人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已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解頤錄輔氏曰范氏之說誠足以詔萬世人君而知此義則知謹重於用兵矣至所謂治世之詩則述其君上閔恤之情亂

世之詩則録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為人情不出乎此者又深得聖人録詩之意李氏曰古者師出不逾時所以重民力也春秋時用兵多矣未有書師還者獨於莊公八年書之以見逾時不返也然采薇之役逾年而歸東山之師三年而至詩人乃美之者蓋用之得其道則民無怨懟之心不得其道則逾時之久而人怨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貌淫奔之詩每以狐比齊之南山亦是類也輯録嚴氏曰狐性淫又多疑綏綏然獨行而遲疑有求匹之意喻無妻之人也石絕水曰梁人於淺水以石障水而取魚也在梁則可以裳矣○國亂

民散喪其妃配同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託言

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濟未及梁未可裳也既及梁矣則可以裳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叶丁計反

比也厲深水可涉處也帶所以申束衣也申重也衣已束矣又用帶以束之也○增釋鄱陽張氏曰凡帶有二革帶加裳上所以懸佩大帶加衣上所以束衣而為禮也

在厲則可以帶矣水自帶已上曰厲必脫去其帶而渡之既厲矣則可以束帶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叶蒲北反

比也濟乎水則可以服矣梁與厲皆淇側也裳與帶皆所服者也此兼上兩章

之意

有狐三章章四句著裳然後加帶故用裳與帶為先後而又言服以應之

投我以木瓜叶攻乎反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以為好呼報反也

比也木瓜楙音茂木也實如小瓜酢可食輯錄本草曰木狀如柰花生於春末深紅色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爾雅謂之楙徐氏曰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也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輯錄羅氏曰琚處佩之中所以貫蠙珠而上繫於珩下維璜衝牙者也○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

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為報也但欲其長以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詞如靜女之類增釋許氏曰此雖男女贈答之辭然推而充之亦足以為法蓋彼施者雖輕我報者當重不以彼已相較而效之此厚之道也而猶曰匪報蓋如此則可永其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比也瑤美玉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久叶舉里反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玖也玖亦玉名也輯錄說文曰玖玉黑色孔氏曰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者是玖非全玉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反覆咏嘆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張子曰衛國地濵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

而有邪僻之心也鄭詩放此衛多君子於詩可見如淇澳之武公固非諸國所有而文公興衛亦卓卓可稱者其餘如凱風之孝子北門之忠臣北風之智者干旄之賢大夫簡兮之賢伶官考槃之隱君子豈不特然於變風時其次則乘舟之爭死者亦有可憫之一節又如賢婦人六人則莊姜共姜許穆宋桓夫人泉水竹竿之女也若燕燕之能淑慎伯兮之守專一雄雉之知德行谷風被棄而有同死之德音又在六婦人以外然則衛不特多君子而已亦可謂多賢婦人矣

詩經疏義會通卷三